



血染的账本

■王同富

这会儿天黑了，狂风撕扯着山间草木。“这鬼天气，能上路吗？”赵三喜声音沙哑。

“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，前方战友还饿着肚子，咱们就是上山下山下火海，也要趁夜晚躲过美国鬼子袭击，尽快把给养送往前线。”

“同志们，一人与我同车，其余两人一组轮流开车，注意隐蔽，不要开车灯。我开路，大家跟上！”听了葛根的话，赵三喜高声命令道。

赵三喜右臂挂了彩，葛根示意他坐到副驾驶。

“司务长，我左手也能开。”

葛根叹了口气，坐到副驾驶座上，打开蒙着红布的手电筒，一束微弱的红光照到外面，像萤火虫点缀着山峦。

汽车行进，道路坑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葛根拿手电的手开始颤抖，三喜紧握方向盘，牙齿把嘴唇咬出血印。后排战士看他们体力不支，递上自己的粮袋，“司务长、班长，你们吃点炒面吧！”

“不行，按规定，咱们各自粮袋里的炒面还要坚持两天。”

葛根清楚，他们运送的是炒面、压缩饼干、罐头制品及棉衣棉裤。只要他默许，从车里随意打开一包，他们便可“衣食无忧”。可他绝对不能这么干，他的账本可记得清清楚楚，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，要一清二白。

正想着，空中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，车队迅速就地隐蔽。敌军轰炸机扔下炸弹，炸裂声响彻云霄。汽车被炸翻之际，三喜猛地一推，将葛根推出了车外……

被推出汽车的葛根，保住了性命，可因左腿受伤，又在雪中冻了太久，医生不得不将其左腿切除。经过3个多月治疗，葛根已能下地拉着拐行走。他向院领导提交申请，坚决返回前线，找部队去！

跟随安东支前担架队的队伍，葛根拄着拐杖，再跨鸭绿江奔赴前线。历经半个月，他终于找到自己所在的汽车连。晚霞映红天际，葛根与连长指导员一一拥抱。

他从腰间解下旱烟口袋，从染着血迹的旱烟口袋里，小心取出那小小的牛皮纸账本。

“报告连长指导员，这是我带领汽车突击队完成任务的账目。”

指导员接过那账本，热泪盈眶。“葛根，你是一位好司务长，是志愿军的好同志。”连长仔細翻看那沾染着血迹的账本，同样双目含泪。

……

2025年清明，丹东飘着小雨。锦江山某公墓陵园内，驻军某干休所及抗美援朝烈士亲属代表500余人，为96岁的离休老干部葛根举行骨灰安葬仪式。

根据葛老生前要求，其百年后要安葬在鸭绿江边，只为隔江看着赵三喜和捐躯在他乡的志愿军战友。

葛老墓穴的骨灰盒旁，那血迹斑斑的旱烟口袋随葬其间。

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秦子洋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清 风

■孙佳欣

当葛根将沾着血迹的账本交给组织时，晚霞染红天际，也染红了连长指导员的眼睛。葛根常说，他绝不会给党抹黑，绝不会给志愿军丢脸——他做到了。葛根去世时，正值生机盎然的春天。他说，把我葬在鸭绿江边吧，我想念三喜，想念那些可爱的战友……他的骨灰盒旁，一条血迹斑斑的旱烟口袋随葬其间。

罗小微常听父亲讲他三叔的故事，那枚褪色的军功章，已被父亲摩挲得光滑发亮。可她从未真正了解过他，直到那次上山。父亲的三叔叫“罗忠诚”，19岁牺牲。在他的家书中，罗小微读懂了一个英雄钢铁脊梁下那颗炽热柔软的心。

那是申明第一次听说马掌的故事，这故事令他动容。后来，父亲将那副马掌捐到了村史馆——让军民鱼水情的故事代代相传。

爷爷说，司号员曾是他的排长，在生死关头救下了他的命，可他却有愧于司号员。当爷爷讲起那个故事时，“我”仿佛看到了那个雨夜，那个年轻排长纠结矛盾的内心；“我”仿佛参加了指导员那次语重心长的党课……

读者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故事背后的深意，沐浴那提振精神的缕缕清风……

长 征

第6444期

爷爷是晋察冀军区部队里的炊事员，一直享受着功臣待遇。在他91岁那年春天，因肺炎住了院。

刚好好转的爷爷非要回家，看着他满是泪光的眼睛，我只能依了他。

到家后的夜里，爷爷一直叫“军号，军号”。他拽着我说：“送我去林场。”

“爷爷，半夜三更，等天明再去吧。”

可他不依，我只得开车把他拉到村南林场。

深夜的田野出奇安静，此时的爷爷却十分清醒。在一座烈士墓前，他向我讲述了一段故事，复又感叹道：“我算什么功臣，大清河战役中我只是个炊事员，送饭途中遭敌人袭击……我醒来后，一位战友压在我身上，手里拿着一把军号……他是为保护我牺牲的，而我却对他有愧……”

原来，那位司号员曾担任过排长。当时部队驻扎在大清河一带，爷爷是那里的炊事员。那时，部队生活条件艰苦，纪律严明。

那是深秋的一个夜晚，排长带班查哨。在营区门外，他遇见一对母女，五六岁的女儿不停地喊饿。经过交谈，他弄清了原委：母亲带着女儿回几十里外的娘家，回来时却因为饥饿走不动了。

夜色越来越沉，还下着雨，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，饿得小声哭泣。排长犹豫片刻，轻声道，你们在这里等等，便转身朝临近营区的红薯地疾步而去……

爷爷那天刚下岗，见有一个黑影闪进红薯地里，先是一惊，定下神来后迅速跑回宿舍，向炊事班长作了汇报。班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4月，细雪如碎盐般扑打在防风镜上。罗明远的手指蜷在羊皮手套里，仍能触到军功章边缘的凸起。女儿罗小微跟在他后面，她盯着父亲后颈新添的白发，想到上山之前他们的对话——

“爸爸，我实在不想在这荒无人烟的鬼地方待下去了，你找找人，把我调走吧！”

“我带你去见见我的三叔。”

1950年冬，17岁的罗忠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。在朝鲜战场上，他与战友奋勇杀敌。罗忠诚最终牺牲在一场战斗中，年仅19岁。

来到纪念馆，管理员老周哈着白气递来一个牛皮纸袋：“之前整理库房，在老物件箱底翻着的。”

从纸袋里滚出的炒面球裹着草纸，硬得像块石头。小微用手轻轻展开，草纸上写着：“雪水拌炒面第30日，连里最后一匹驮粮的军马冻死在二道岭。指导员说，咱们现在啃冰碴子，将来老百姓要吃青稞饼。”她的指尖触到纸背细密的凹点，像触到某种沉睡的心跳。

纪念馆的展柜泛着冷光，一封家书被恒温灯烘得微黄，“忠诚”二字在落款处洇成墨团，像不灭的火。

1952年12月13日，雨夹雪。

爹娘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，儿可能已化作雪山的一块石头了。今天敌机轰炸，卫生员小张把最后一把炒面塞给我，自己却被弹片划破了肚子。他临死前说，真想看一看天安门国旗。我把炒面埋在战壕里，等胜利了，要在上面种棵苹果树。

连里的老班长说，打完仗要去上海当工人，娶一个纺织厂的姑娘。我想，要是我们现在不把敌人挡在国门外，以后会有多少姑娘等不回丈夫，多少孩子等不回爹娘？今晚要进攻敌军主峰，我背炸药包执行任务，入党申请书缝在了衬衣里。我跟班长说，如果我回不来，请把它交给党组织。

看着三叔爷罗忠诚的信，小微眼眶发酸。

鹰嘴崖上，风像把生锈的剪刀，刮得人脸生疼。界碑旁新立了座衣冠冢，墓碑在风雪中挺立。“这位小战士是去年为救群众牺牲的，才19岁，和我三叔当年一般大……”父亲喃喃地说。

烈士的衣冠冢前，新放着边防小学孩子们送的几朵格桑花。小微蹲下身，用手拂去墓碑上的积雪，“烈士”二字的红漆像朵开在雪地里的杜鹃。

暮色中，哨所飘来饭香。炊事班班长掀开锅盖，热气腾起。“这汤里搁了三把野葱，是老一辈传的法子了。那年守防，零下30摄氏度，还断了粮，我的班长就带着我们挖草根煮雪水。”他用粗瓷

家 书

■张中杰

碗给父女俩盛汤，碗沿缺了口，露出底下的白瓷，“这也是老兵留下的，你看这儿——”他指了指碗底模糊的刻痕，“写着‘宁冻十次骨，不丢一寸土’。”

返程时，小微望着崖下翻涌的云海，想起三叔爷家书的末页：“爹娘，如果儿没有回来，请不要难过。儿会化作雪山的石头，长久望着我们的祖国。”正想着，父亲示意她看后排座位，上面有个旧木箱。小微探身打开，里面整齐码着泛黄的笔记本——是父亲30年前当边防排长时的巡逻日志。

冷风吹得小微眼眶生疼，她看向远处，隐约看见界碑在月光下立成剪影，如一位军人在静静伫立。

3个月后，小微在公示栏前看着“留守边防”的名单，接到父亲的视频电话。镜头里，烈士陵园的凌霄花开得正盛。父亲说，他将三叔的那枚军功章捐给了连史馆。

傍晚，边防升起炊烟。小微在桌前写完入党申请书，在“我自愿长期戍守边防”几个字后面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微风吹来，掀起桌上的老照片——那是三叔爷和战友们在三八线上的合影，每个人脸上都笑得那样灿烂。

界碑旁，格桑花开得正盛。



故事——排长因私打土豪被撤职关禁闭；连长因贪污打土豪的款子，乱拿群众东西，经公审被枪决……接着，他又列举了“一碗黄豆”“8块银圆”等正事例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有位小战士接受房东炒黄豆后，勇于承认错误，将黄豆归还，主动罚站以惩戒自己；中秋节时，八路军接受当地群众的月饼，照价支付费用……

指导员最后总结道：“铁的纪律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，排长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毕竟违反了纪律，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。”后来，排长请求撤销自己的职务，又当回了司号员。他还写了悔过书，自掏腰包赔偿老百姓的红薯款。

那时，敌军正调集多路兵力对冀中解放区大清河以北地区进行“清剿”。在那场战斗中，解放军共歼敌千余人，自身也伤亡巨大。就是在那场战斗中，司号员为掩护爷爷牺牲了。战争结束后，爷爷因脚部受伤不能行走，便留下来就地掩埋了司号员和其他烈士遗体。后来，他开始在周边植树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树木成林。

爷爷轻叹一声，说真正的功臣应该是那些长眠在地下战友。爷爷说，他要求看守林场，就是想陪着这些战友。他还开了一块地，专门种红薯，但他自己从来不吃，收获后放在路边，供往来的乡亲们食用……爷爷不说话了，我望过去，他早已泪流满面。

返回的路上，夜出奇得静，我却仿佛听到了那军号声，在我耳边回响。

微 纪 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村里要搞新农村建设，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申明在大喇叭里喊：“全体村民同志请注意，咱们村要在原大队部建立一个村史馆。各家各户把家里有纪念意义的老物件自愿捐到大队里来。捐到这儿来能好好保存，还能支持咱们村的建设。”

半个月的时间，老大队部的院子里就摆满了旧物件。

这天，申明回到家中，和老父亲说起这件事。父亲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

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。有一天，一支八路军的部队路过一个小村庄，天已经黑了，部队想在村里住下。带兵的干部找到村长说明了情况，那个村长看是八路军，说话又这么客气，找村里的几个长辈商量了一下，便答应下来。他领着当兵的一家家地走，将他们都安排住了下来。最后，他把4个带兵干部领到自己家，让他们住下。

村长要给他们做饭吃，他们说，我们带着粮食呢，借个锅用用就行。我们有纪律，不能沾老百姓的光，大家日子过得都紧巴。那天晚上，村长和几个军人聊天到半夜。他们说的话和他们眼中的光让村长的心热热的。

第二天早上离开时，战士们都帮自己住的人家打扫了院子，缸里挑满了

水，还放下了几斤粮食。

那个带兵的领导对村长说：“村长，本来打扰咱村里的老乡就很难为情了，可还有一事得求您帮忙。我们行李太重，影响行军速度，我们要尽快走出秦西山区，去和大队会合。我想借匹马用用，我可以给您打借条，将来一定会还回来的。”

村长思考了片刻，便牵来了一匹马。他说：“我相信你，也相信这支部队。”

带兵的领导要写借条，村长却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了，我知道你们说话算数。”

那匹马是村长家唯一的牲口，农忙时能顶个劳力。马被借走后，全家人都不高兴，说村长太傻。

半年过去了，没动静；一年了，还是没动静。直到两年后的一天，那匹马竟然被悄悄送回来了，背上驮着一大袋粮食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半大的小马驹。一家人喜出望外。村长从粮食袋里发现了一封感谢信。

“当时那个村长就是你爷爷，我爹。”说到这里，父亲长长舒了口气。

一副马掌

■王培静

“谢谢爸，您今天给我上了重要一课，我爷爷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。”申明说。

老父亲笑着说：“你退伍回乡创业这些年，掏钱给村里改造自来水塔和排水沟，这事做得地道。为乡亲们做点实事，多好。对了，我问你，村里的水果厂建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自发出退役军人和军属优先安排工作的招工启事后，很多人都来咨询。工厂快开工了，到时请您来参加剪彩仪式。”

“不用出去打工了，大家在家门口上班挣钱，挺好。”

不一会儿，父亲从卧室拿出一个小包裹，一层层打开后，只见包裹里放着的是一副看上去有些陈旧却闪着光的马掌。

抚摸着马掌，父亲深情地说：“这便是见证军民鱼水深情的那副马掌，它本是咱家的传家宝。咱们家乡也是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，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。我想，把这件东西放到村史馆里去，比放在咱家里更有意义。”

接过那副马掌，申明笑着点点头。